



贫困户想找个俏媳妇

柯玉乾 文/图

“谁还不想往家里带个媳妇呢？等我再攒点儿，这事儿就落实！”秦红超笑着说道，脸庞微微泛红。

秦红超是中建三局北京公司302医院项目的机电负责人，说起终身大事，他心里有底。

底气来源于越来越鼓的口袋。“我们是个小项目，按照以往的划分标准，除了工资和小节点，分到的钱不多。现在公司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利好偏向项目一线，每个月可以多拿3000多元呢。”说起收入，秦红超脸上挂满了笑，“这还不算我每个月评优评先的绩效奖金，算算现在的收入水平，可不再是拉低北京平均工资水准的‘贫困户’了！”

刚到项目时，情况可不是这样的。

2015年，秦红超加入中建三局北京公司，由于学历的原因，他只能暂时作为外聘人员在项目上当个电工。“每个月拿着4000元左右的工资，除去花用再给家里父母寄点，一个月下来所剩无

几，感觉生活看不到希望，想找女朋友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嘱咐他埋头干活，转正后日子就好了。”302医院项目执行经理王小林说，“他来向我吐露心声，请教未来的发展走向，红超是个好小伙，不能被埋没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秦红超立足自身，彻底变了样。

以前都是拖到8点半的上岗时间挣扎爬起来，现在每天7点钟准时起来锻炼身体。他白天跟着工长转现场积累经验，晚上最爱的电视剧不刷了，取而代之的是回项目学习施工规范，做模拟试题准备考一建证书。“感觉自己像个疯子，连吃饭睡觉都在想试题，想实操训练。”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秦红超感觉历历在目。

项目抢工时，他一个人挑起了两个甚至三个人的活。“多干点错不了，在实践中我积累了经验，补齐了短板，以干促学也是好方法。”对于工作能力，秦红超自信满满。

“他的精神还感染了项目其

他员工，现在每天晚上我们项目的职工书屋都挤满了人，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施工方案、现场管理问题，学习的氛围特别浓厚。”提起秦红超，项目副书记时袁柳竖起了大拇指。“再也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状态了，我们就像一个小家庭，在互帮互助共同成长。”

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2018年，秦红超顺利拿下一建证书。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他在项目上连续四个季度绩效评分均为A，已经由原来的机电工长升为机电负责人。

“下一步就继续努力转为正式员工了！只要肯忙活，好日子不会躲着咱！”秦红超对未来信心满满。

当问及他的终身大事时，秦红超的小眼睛绽放出了光芒。“肯定的啊，今年我就要去参加公司的相亲联谊活动，给俺妈也带个俏媳妇回去。”话音未落，他又拿起手中的扳手加入到施工队伍中。

北京秘密

从今不薄读书人

——鲁迅的“北京印记”

民国教育部：鲁迅工作14年的地方

门口有两座石狮子，牌匾上“清学部”三个金色大字格外醒目……西单路口往南没多远的教育街一号，是清政府学部暨民国教育部旧址，也是鲁迅初进京城时的办公地点。

2018年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笔者走进这座三进院子。

进门就看到，右前方墙上的一块硕大的白色石碑上用中英文双语写着：

北京市外事实习学校位于西单教育街一号，地处首都繁华的商业中心，原为清朝顺治初年所建敬谨亲王尼堪王府的一部分，距今已有三百六十余年的历史，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饭店的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敬谨亲王尼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长子褚英之三子，因有战功，并战死沙场，谥号“庄”，此府亦称“庄王府”。

1999年，西单路口改造，经有关部门考证，“庄王府”是北京唯一留存的明翰林院旧址。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停止科举，各省建学堂，为统一管理全国学堂事务，在此设立学部。辛亥革命后，学部改为教育部。鲁迅先生曾在此任

事（秘书）兼一科科长等职。”

左手，矗立着一栋2层小楼，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文物科马毅说，这是后来建的，原来是锅炉房。

“翰苑琼筵酌令辰，棘闱来阅凤城。百年士气经培养，寸晷檐风实苦辛。自古曾闻观国彦，从今不薄读书人。白驹翊羽传周雅，佐我休明四海春。”一进院右侧是一个小院，一丛郁郁葱葱的竹子，使院落充满生机，4块复制的石板——“乾隆幸贡院御笔碑”上镌刻着乾隆皇帝在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莅临贡院赏赐大学士和翰林学士酒宴时写的4首御笔诗。

“这是复制品，原件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马毅说，“只有石板下的3块石座是历史原物。”

果真，石座看上去颜色都要深一些，而且都镌刻着莲瓣纹和卷草纹。

这可能是这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院子里最“老”的东西了。

二进院的院子显得格外修长，南北足足有几十米，显得空荡荡的。原来，这座院子的产权属于北京市西城区教委，曾经长期作为北京市外事实习学校的实习饭店，由于近年招生不太理想，去年7月就腾空

了，据说要再利用起来建教师名人堂。

2010年就在这里工作的保安祝召村来自河南，他说，由于这里是文物保护单位，每天每两小时要在院子里巡视一遍。

从今不薄读书人——乾隆的诗耐人寻味。“读书人”周树人从1912年到1926年，就是在这里任职14年。每月二三百块大洋的薪水，“待遇”就是从今天来看，也是相当不薄。

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从今不薄读书人”的乾隆“创造”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文字狱——文字狱在历朝时有发生，以清朝最为严重，其中又以乾隆年间尤烈，乾隆时期文字狱共发生130余起，其中47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

（三十七）



李斌 主编

实物档案 见证我的成长往事

祁飞虎

那天，从床底下找东西时，无意中发现了我的工作证、高教自考单科合格证、计划经济年代的粮票等旧物件。凝望着这些“实物档案”，我的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久远的过往。

1988年，落榜后的我来到北京，寻找新的人生理想。那时候，粮食紧缺，需要有计划的分配。凭票购买的还有猪肉、布匹、食用油等。我是成年男职工，单位每月分配给我的粮票是40斤，女职工好像是32斤。40斤，对于一个十八九岁、饭量特别大的小伙子来说，根本不够。于是，我就给父母写信求助。接到信件，父母就拉着粮食到县粮食局换全国粮票，然后给我寄到北京。

1992年底取消粮票，我也不再让父母补充粮票了。手头上攒下的一堆粮票，自然成了废纸一堆。现在可能算实物档案或者“文物”了。

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中建一局五公司承建了多个亚运会工程，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建设经验和成果，于是我被借调到公司宣传部。因为是借调，当然没有工作证了。到了1992年10月，我由借调变成正式调动。一天，公司干部科一名同志给我送来一个蓝色小本本。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编号为0365号的工作证。

捧着精致的、带着钢印的工作证，我当时特别激动。因为“职务”一栏里填写的是干部。你想嘛，那个时候，一个人能成为国家干部，那得多神气啊！

在如今信息化发达的网络时代，工作证不再是唯一证明工作背景的有效证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权威地位，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我的这本工作证，它不仅仅是一本小小的工作证，还是一段历史，反映了我们中建一

局曾经一个时代的管理印记。

进入公司宣传部后，新的岗位、新的环境，没有让我兴奋多久。我曾为没有大学文凭而自卑。与周围众多拥有大学学历且经验丰富的同事相比，我自学学识有限、能力不足，胜任工作实在太难。“下功夫吧，唯有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琢磨来琢磨去，我发现没有捷径可走。“别人能做到的，我一定也能做到！”我暗暗鼓励自己。

对前程的忧虑，对知识的渴求，使我重新走进了课堂。那些日子，我出门办事、探亲回家，无论走到哪里，书籍都是我最亲密的伙伴。夏夜里，我忍着酷暑炎热、蚊虫叮咬，伴着孤灯，冷水泡着双脚读书到深夜；冬日里，我顶风冒雪，骑车往返50公里到人民大学上课。每天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时，已是夜里11点多，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就泡袋方便面对付一顿，第二天照常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半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本科文凭。为了更好地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我还坚持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建筑技术等多方面的知识，考取了建筑工长本和预算本，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宝库。

追忆往昔，展望未来。现在，我更舍不得处理掉这些似乎没用的东西了。这些东西，虽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已经成为我温暖人生的慰藉。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